

美丽的上三郊

词三首

□朱现魁

金缕曲
二妙吟赠王希社郭震二文友

二妙何时有。最难忘、骚坛李杜，众皆低首。千古风流何能已，元白双星继后。更温李、诗清词秀。《弹指》《秋笳》两奇绝，戛豪言、马角终相守。吐隽句，恁辜负？中华文化传承久。看今朝、云霓焕彩，润花摘绣。诗脉悠悠千载远，词格依依依旧。喜得见、双雄执手。云锦天机开生面，大旗颭、天籁徐徐奏。 辔与散，共杯酒。

金缕曲
赠党相魁先生并示洹社诸彦

倏忽年华晚。忆畴时、依稀灯影，照人心暖。文采风流惊四座，此日初窥君面。才一瞬、终生眷眷。甲骨深耕创新解，诗词浅咏成高选。历墨海，看书展。文峰塔下传杯盏。结诗盟、洹滨二老(张之、吴培泉)，说红论典。自是君家开新局，赓续前修匪浅。更记得、重阳欢忭。淡淡菊香飘四野，咏陶诗、宛在东篱畔。怀往昔，共嗟叹。

金缕曲
竹素斋填词图

岁月匆匆过。到如今，斋中竹素，墨痕犹可。午夜轩窗明月影，还赋骚魂楚些。玉笛引、谁人与和？秋雨秋风都过了，算只应、重结开心果。解锁钥，共研磨(用“简”韵)。开来继往有新舵。喜今日、花明柳暗，熏风摇曳。蛇紫嫣红春色里，有我心花一朵。正笑对、文朋诗夥。若问今宵何所往，踏新程、热血燃如火。挥梦笔，写嵯峨。

山中闲住

□高庆云

闲住万仙居，隔窗见大山。晨曦东山晦，夕照西天蓝。树茂阴山路，水细流潺潺。幽幽拄杖翁，宽宽女裙环。音响彩扇舞，云手太极拳。盛世人思寿，欢乐争永年。

乡愁

□李庆芬

乡愁
是一坛老酒
时间越久越浓稠
轻轻抿一口
那般滋味心头
狠狠喝一口
已是满脸泪流
还要走多久
才能走到回家的路口

乡愁
是一曲信天游
站在高高的山头
还未开口
风已吹乱了歌喉
揉一揉眼
只看到飘动的衣袖
伸一伸手
触摸不到你的温柔
怎样才能够
抚平那剪不断的乡愁

乡愁是李白金樽里浅浅的弯月
是白发老娘村口的守候
乡愁是袁凯的十五行家书
是留守儿童含泪的眼眸
乡愁是余光中遗落的窄窄船票
是海外游子的白头
乡愁是南飞雁
是天空的白云悠悠

□孙瑞兰

上三郊指的是上寺平、三里湾、东郊口三个村，是太行山脚下、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最北部与河北接壤的三个小山村。盛夏小暑，天气炎热，我在作协开展的重走跃进渠活动中，把这三个村连起来走了一遍。

7月8日下午4时多，我们到了跃进渠渠首。从山上向渠首望去，跃进渠渠水奔腾流淌，溅起一朵朵动人的浪花。平缓的河滩由于水的流动，在太阳的照耀下泛着金色的光，一闪一闪的，带着梦幻般的美。远处绿色的太行山绵延不断，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。

护渠人告诉我，那就是李用明牺牲的地方。李用明是护渠英雄，参加工作24年，在护渠管渠岗位上过了24个春节。我仿佛看见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，他选择最危险的任务——提升泄洪闸，因泥石流而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和亲人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，群众只从泥里翻出一件他的雨衣。

渠水依旧哗哗地流着，同行的护渠人说：

“‘7·19’特大暴雨的时候，渠水泛滥，非常危险，但这些都把我们战胜了。新一代护渠人依然战斗在护渠的岗位上。”

山有情，水长流。想起往事，再看看如今的山、河、水，倍感此地更加壮丽神奇。

我明白这里为什么这么美了，因为有跃进渠的水。

我明白这里的水为什么奔腾不息了，因为当年的修渠人，他们的故事还在，他们的后代还在，他们创造的跃进渠精神经过岁月的晕染，流进了这里的山骨、水情、人心。

从渠首回来，我们一路向北，来到上寺平村。此次同行的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，当年修建跃进渠时的打钎能手——“铁姑娘”申温玉。今年72岁的她身体真是好，头发乌黑浓密，身材瘦小但步履轻盈，记忆清晰。

在管理站结满绿色小葡萄的走廊下，大家围着申温玉老人，听她讲述跃进渠那些难忘的故事。

她上渠的时候才17岁，但她瘦小的身躯能打钎500下，因为所有人都在大干，不感觉苦，也不

觉得累，艰苦奋斗的精神入脑入心。今天，申温玉老人在老伴儿的陪伴下重走跃进渠，来看看这三个小山村。如今，她夫妻和睦，儿女孝顺，晚年生活幸福。

耳旁有热风吹过，脚下的渠水哗哗地流，声音很大。庄稼正在生长，一层向日葵、一层高粱、一层蔬菜，一直很远。小村静静的，抬头看，半月月清爽地挂在南边的天空上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来到了三里湾村。三里湾村是都里镇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，这里山美人美，生活安定，两面环山，和河北紧挨，骑着摩托车就能过去。

山上是农民的红薯地、玉米地，山下是农民的家。一棵大槐树下是村委会。村里有两条主街，村口有几棵高大的柿子树。

东郊口村有七棵古树。村民认为村里的七棵千年青檀是该村的代言人，犹如七位明星，因此，支持把东郊口村更名为“七星檀村”。包村干部叫来村党支部书记和老党员与大家见面。东郊口村是我市唯一的深度贫困村，在各级的帮扶下，如今已经脱贫，正向着全面小康大步迈进。

沿着山路，老党员把我们引到了一棵大树下。只见古树参天，葳蕤茂盛，铁骨铮铮。一行人从正午的烈日下拾级而上，来到大树下马上凉爽下来。大树下专门放置着一个木头凳子供人休息。

“这是其中的一棵青檀树，我们村一共四个角，每个角都有这样一棵古树。”老党员自豪地告诉我们。绕过山脚的石头小街、石头屋再往上走，我看到一排古庙，有四五座。暴雨曾经冲坏过一座，现在已经修缮好。

在远离城市的地方，这样一个有古树、古庙还有石头屋的村落，充满古朴、神秘的气息。

这三个村是殷都区300个村其中的三个。我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，一个沐浴着跃进渠精神不断前行的小村庄。

结尾的时候，我想借用李好书老师的赋：“美哉！画廊雅展。太行千里翠屏，漳河百转增激滟。拥‘清凉’之苍郁，纵‘寿安’之奔放，采‘仙谷’之灵气，纳‘南海’之秀媚。”

美殷都，美在乡村，美在跃进渠，美在村民心里。

读书二三事

□姚林茹

我出生在豫西南的一个小山村，与村里人家一样，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，不同的是，我们家出了两个推免研究生，这与注重读书的家风密不可分。

记忆中，我家的书比较多，当然不是什么名著或者经典作品，应该算是“文字”较多。我的爸爸是一名退伍军人，妈妈初中毕业，父母要求全家人只要是带文字的东西，不管是报纸还是信封都不能丢，都是珍贵的东西，必须留在家里，这些也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。

上小学三四年级时，每天中午放学，我都快速跑回家，开始读糊在墙上的报纸。那些报纸都是黑白色的，不知道怎么被姥爷拿回来糊在了墙上，有些被虫子蛀得坑坑洼洼，但是不影响我认字，认识的就通读下来，不认识的就音译，猜或者隔过去。总之，我或踩或躺在被褥上读报纸上的字，每天乐此不疲，好多次误了吃饭。

有几年家里种香菇，需要去县城卖菇，我就缠着爸爸带我去，目的在于买书。等着挑剔的客人买走香菇，大概到了中午1时多，我拉着爸爸在路边书摊上选《故事会》或者《故事大王》，买回来不到一个小时就读完了，即使这样也很欢喜，因为那是属于自己的书，甚至可以自主借给小伙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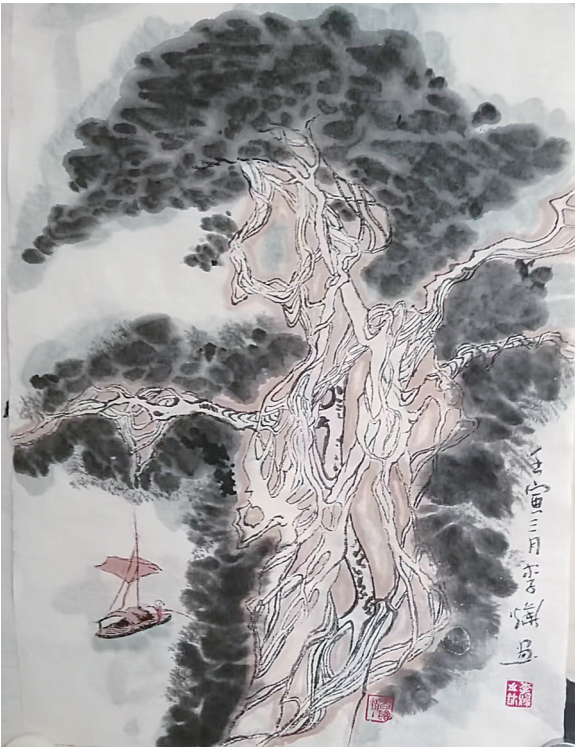
上初中后，姐姐知道我喜欢读书，就经常借同学的书给我读。在这样的借阅中，我读了《上下五千年》《水浒传》等名著，虽然囫圄吞枣，但是印象很深刻。这种借阅一直持续到我读高中，姐姐读了大学。这期间，我又读了《西游记》等著作，也读了一些“闲书”，有《读者》等杂志，还有一些故事类的书。

读书最自由的时候，是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。父母让我去山上放牛，虽然太阳很晒，但是一想到可以自由读书，我就欣然接受了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中午不回家吃饭，把牛拴到旁边，啃着馒头、就着咸菜、读着书。那年暑假，我读的书中印象最深的是路遥先生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读到田晓霞因为救人被洪水冲走，眼泪哗哗地流。旁边一起放牛的老爷爷说：“这妮儿咋了？你咋哭了？”我笨拙的嘴没办法解释，只能在心里说：“那个很好的姐姐离开人世了。”

我读的书虽然很多，但对我影响最深的是《红岩》。上小学五年级时，语文课本中有一篇《红岩》的节选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本书。后来，我记不清楚是从哪里得到了这本书，便如饥似渴地读、反反复复地读。小小的“小萝卜头”、坚韧不屈的江姐、聪敏睿智又大义凛然的老许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让我很多多次都流下了泪水，更是种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到高校工作，图书馆里的墨香总是能让我躁动的心沉静下来，那个时候往往感觉是最幸福的时候。

感谢读书，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浸润了我的心灵。相比人生面临的种种苦难和坎坷，读书是一件最轻松的事情。所读的书也是自己最大的财富，工作之后的很多文学知识积累来源于少时的读书。

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热爱读书，希望每一个农村孩子都能够读书，在书中寻求自己的幸福和未来。



夏钧图(国画) □李烨 作



老街小馆 □王安芹 摄

绿垂碧挂白庙沟

□时兆娟

宽阔平整的柳（柳河）四（四里店）路在千年古刹维摩寺西北向五里地处岔开了一条分支。方向盘一打，瞬间便从车水马龙的世界拐进了幽深静谧的另一个世界，走进了沁心润肺的氧吧，走进了绿垂碧挂的青帘，也走回了宛若梦境的旧时光阴。

绿意那么浓地逼过来。是的，是逼。在这里，绿好像失却了一贯的冷静和安静，浓得热烈而主动。就像艾青在诗歌《绿》里写的那样：“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，到处是绿的……到哪儿去找这这么多的绿：墨绿、浅绿、嫩绿、翠绿、淡绿、粉绿……绿得发黑、绿得出奇……”

这绿，这深深浅浅、层次繁复的绿，这热热闹闹、自由奔放的绿，这高高低低、错落有致的绿，织成了一挂一挂的绿帘，映在眼前，吸进心扉，沁透脑海，溢满胸腹，熏染了四面八方空气。

这绿，沿着这条叫作白庙沟的山涧沟，延伸向更为深邃偏僻、人迹罕至的远方。“目光短浅”用在这里恰如其分，因了山涧的曲曲折折、回环往复，因了目光被一重一重绿帘分割。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风物藏在一重一重的绿里，一帧一帧为我揭开了它曼妙的轻纱。

乌鸦雀就隐在灌木和乔木绿叶组成的绿帘后边。如果不是当地人的带领，倘是一位匆匆经过的路人，绝不会想到这里隐藏了大自然奇妙的造化：在一座向阳的麻古石壁上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自然孔洞。麻古石石质松散，风吹日晒之下，有些地方的石块掉落下来。于是，石壁便呈现一种毫无规则的形状，有的地方凸起来，有的地方凹进去。这种松散和自由，也许恰好适合乌鸦这种凶悍而自由的鸟儿的特性。它们成群地眠宿在这些大小不一的洞穴里。它们大摇大摆地在崖顶、林间散步，掠食白庙沟范围里的水禽、涉禽巢内的卵和雏鸟，不仅全无侵略者的羞愧，反而坦然来去。有时众鸦合鸣，声震林谷。有时风声突起，呼啸着穿过崖壁，一片“呜呜”的啸叫声，分不清是鸟鸣还是风起。白庙沟底，依水聚成自然的村庄，小小的，散散的，鸡犬之声相闻，却都自成一体。即便是最近的村庄，人和鸦也互不干扰，各守其土，各得其乐。

和乌鸦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相映衬的，是两里地之外路南侧的一处石窑。这里写满了人类生存的文明与智慧。

在平地，如果想要鼓一孔烧砖瓦的窑，肯定会选择最为平整、土质最为细腻的良好，向下深挖，挖出足够宽敞的空间，然后圈出窑顶，留出火道，再用腾腾烈火炙烧，昼夜不停地连续工作。饶是如此，一户人家也只在迎娶媳妇、添丁进口的时候，或者物资的储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敢操办。“为人不睦，劝人修房盖屋”，一窑好砖、一栋房子，足以让一个家庭褪掉几层皮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

可是白庙沟的这孔窑却坐落在距离河面三米之高的河崖头上。这是一个天然的石洞。河水自西向东流，洞口面西，逆着水流。石洞足有一人多高，半掩在白花浓香的藤蔓下面。进得洞来，内里更为开阔平整，四周熏得发黑的石顶和石壁让人觉得似乎这孔窑还在腾腾炙烧。比起热浪滚滚的人间烟火，这里似乎更应该有一场杨过和小龙女的古墓之恋，伴着流水的声音，悄悄说一段呢喃的情话。

三米之高的河崖头，显然不如平地取土那般方便。但在绿河而成的白庙沟里，四周都是山岭，又去哪里寻找平整的土地呢？利用这天然的石洞做窑洞，既能省却鼓窑造窑的人工与材料，又能利用窑顶那块田地里的土，就地取材，和泥脱坯，装窑烧制。烧制出来的成品能借助自上而下的优势，轻松运抵下面的村庄。如此盘算，除了费些工匠的脚力，其余的竟然全是优势。在这古老而偏僻的小山村，高高的群岭并未阻挡智慧的光芒，先人的才华光可鉴目。

借着曲曲折折、盘盘旋旋的这条沟底河，20世纪50年代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时候，这里建起了一座小小的水坝，河边铺开了两条通往田里的石渠。20世纪60年代，水坝投入使用，开始用水力发电，为村民造福。光明照亮了这个自古“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”的山村的夜晚。邻近的村子依然黑灯瞎火，白庙沟村却亮如白昼，灯光照着人们脸上幸福而满足的笑容。那轰隆隆的声音，是村里磨面机的轰鸣。原来现代科技能够让人如此享受，一时之间，那习惯了推磨推碾的双手竟安闲得无处存放。

白庙沟里分散两旁的小村庄里完整地

保留着黄土夯筑、干草苦顶的老房子。这样的房子不是一座，而是一座又一座，安静无声地守候着村庄的古老。那些黄土筑成的墙上，一层一层的痕迹似乎还很新鲜。而那苦在上面、不知道历经多少年风雨的黄背草还神奇地起着遮风挡雨的作用。要知道，自然界风霜雨雪的侵蚀，大建设一日千里的速度，使得中原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的草房子早已荡然无存。而在这里，是群岭挡住了呼啸的风还是时光的羽翼掠过天空的时候，忘记了这里的沙漏，才奇妙地保存了它们最初的样子？会不会有人像我一样，站在这熟悉的草房子前，怅然入梦，心海荡起冲天的涟漪？真要感谢这里惜物恋旧的人们，他们像娶了媳妇、嫁了闺女的父母，在享受着丰饶生活的同时，视若珍宝地珍藏着孩子们成长的历史，小心翼翼地拂去尘埃，露出过往那依然清晰的底色。

白庙沟的绿，不仅仅是原始的土房子，不仅仅是润到底底的高含氧空气，还有着各种各样绿色的果子。徜徉沟里，淡紫色的荆条组成迎宾的花带，形形色色的果子缀满枝头。“噗嗒”一声，那是太过稠密的野梨自然淘汰掉落；“吧嗒”一声，圆眼睛、大尾巴的松鼠调皮地把啃不完的青皮核桃掷在你面前；“簌簌簌”，是微风吹过枸杞的枝头，露出项链一般的小青珠，等到秋天，这些青珠就变得鲜红，和那些青色的、泛黄的、发红的树叶一起，组成一个五彩斑斓的新世界；还有顶在枝尖的酸枣、藏在枝间的山楂、一身毛刺的板栗……这绿色的白庙沟，就是果实与种子的天然大仓库。

白庙沟的绿，还体现在清可见底、水花翻腾的泉眼前。泉水像那心海盛不住的快乐，溢出用石块砌成的小潭，调皮地挠着长满青苔的石块的痒痒，一路沾花惹草、招蜂引蝶。是谁在泉边的石壁旁立着一根扁担，放着两只水桶？惹得正掬山泉水、要醉倒在清冽甘甜的里人，忍不住将扁担架在肩头，担起清凌凌的泉水，颤巍巍地走过用几根木头架成的小桥，走向那稻草人招手的小菜园，想要浇灌菜园里一畦一畦的韭菜大葱、黄瓜番茄、豆角青秧，想要用绿色的洪荒之力给绿意葱茏、绿垂碧挂的白庙沟再点燃一把茂盛葳蕤的绿火苗！

来白庙沟吧！闭上眼睛，打开心灵，沐一场绿色的汤汤之浴。